



7 刚 著

多情的帽子

多情的帽子

张 刚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8.75 插页2 字数189,000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600册

ISBN 7-5407-0318-0/I·240

定价: 2.50元

目 录

多情的帽子…………… (1)

他投身于改革的行列,开了个帽子工厂。由于经营不善,几经破产;他的迟来的爱情也因此多磨多难。在困境中,他不屈不挠。也许由于帽子“多情”,他和他的老舅终于找到了意中人,可谓皆大欢喜。

温柔的眼镜…………… (95)

眼镜本不“温柔”,但由于会“变色”,故戴上之后,有时看不清生活原貌,于是引出真假“大官”儿子的喜剧来。也因此几乎让封建迷信愚弄了广大乡亲。迷信是愚昧,更愚昧的是封建等级思想……。

男女有别…………… (197)

画家阿满和他的妻子携带人体画参加省里举办的画展,由于封闭和愚昧,在生活上和展出上迭遭盯梢和刁难,使他俩陷入哭笑不得的窘境。捧腹之余,让人深思:是什么东西致使某些人失常呢?!

多情的帽子

序

说不上金壁辉煌，至少是幽雅清静的场所，这里是某餐厅二楼。

透过古色古香的格扇窗，可以看见摆好了精细餐具的小方桌。小方桌四周端坐着陈阿满、何老舅、田静及田母。

谁也没有说话。

我们的主人公陈阿满总是那么似笑非笑，永远希望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的样子。他现在略微有些尴尬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想打破眼前的僵局，但又缺乏应有的勇气。

何老舅有点紧迫感，眼巴巴盯着自己的外甥，他多么希望阿满能够大大方方说几句得体的话，但老舅颇为失望。

田母板着面孔，她并没有不高兴，只是有点不耐烦的味道，她用眼睛反复盯视这个可能成为女婿的陈阿满。

姑娘田静，身材修长，端庄而文静，然而眼神中流露出热情而顽皮的光彩，是一个感情丰富、性格可爱的大女，二十八岁了，显得年轻而充满女性的魅力，她对眼前这个场面感到可笑，——当然，她今天唱主角，怎么能象平常那样想笑就嘻嘻哈哈？只能端坐不语。

关键是我们的陈阿满，但他最不自然。

四个人僵持，都没有发出声音。

何老舅实在按捺不住，只好先发了言。

老舅先笑笑再说话：“嘿嘿，我说呀！今天田阿姨——哦，不，田同志，也不对！田静姑娘的母亲，母女两位赏光，来参加阿满的请——客，咳，咳咳咳……”。他咳嗽起来。

田静忍俊不住，扑哧乐了。

田母深怕女儿有失体统，急忙用胳膊捅了田静一下，轻斥地：“别笑！”

田静随即忍住笑。

何老舅抓空，迅速小声敦促外甥：“说话呀！今天是你相亲！”

阿满直言不讳地：“舅舅，这可都是您一手操办的。”

老舅被噎住：“嗯！”

田母把板起的面孔放松，作一个慈祥的表情说：“何师傅！阿满同志在哪个单位工作啊？”

何老舅立即：“文化局。”

田母略有喜色，又问：“文化局当干部？”

陈阿满毫不犹豫地更正：“不！我在文化局所属的歌舞团吹黑管。”

田母意外：“啊！”

老舅急忙咳嗽。

田静忍笑欲喷——

田母严厉制止：“别笑！”

老舅柔声解释：“他正要调到文化局当干部。”

阿满很不识相地辩解：“舅舅——”

老舅的脚使劲地踢了阿满一下。

阿满：“喔！”

田母沉吟了一下又作出慈祥的表情问：“何师傅！他今

年……”

老舅自然而温和地回答：“三十。”

阿满又忍不住说：“舅舅！我十足三十六啦。”

田母一怔。

老舅被噎住。

田静看了阿满一眼。

田母缓缓站起，顺手把田静拉近身边。

老舅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和颜悦色地：“呃，田阿姨——哦不！我……”

田母笑了笑，收住笑容说：“再见吧！和介绍人说的出入太大。”说罢拉着田静往外就走。

田静回眸一笑。

阿满招了招手。

母女走出了门。

老舅责怪：“你还招手？全砸啦！”

阿满微笑地：“舅舅！找对象不好说假话的。”

老舅火不打一处来，大声地：“那你打一辈子光棍！？阿满哪阿满，你要把我的心操碎！”

（音乐起）

字幕：职演员表。

衬底：阿满傻愣着，忽然服务员端菜过来，老舅和阿满接应不暇，他们想解释把菜退掉，哪里容得他们说话，一个个服务员陆续上菜，大盘大碗、鸡鸭鱼肉。

老舅又急又窘，阿满无可奈何，一老一少对付着白衣服务员的各色各样菜。

—

阿满在阳台上吹黑管。

他爱自己的专业，可以说是酷爱。现在他眯起双眼，颇有兴致地吹着，深深地陶醉在自己的吹奏之中，如痴如梦，似得意，似欢畅，似忧伤，似向往……

一股细水往阿满的头顶浇下，顺着脸颊流到脖子。

阿满惊觉跳起，向上边阳台喊：“哎！哎！下雨啦？”

上边阳台。

钟可坚正用喷壶浇花，他发现漏了水，急忙对下边解释：“对不起！我的喷壶漏了！”说罢用手堵住有洞眼的壶底。

下边阳台。

阿满用手帕擦脖子。

画外传来钟可坚的声音：“阿满！晚上还给舞会伴奏吗？”

阿满仰着头回答：“订了合同，一个星期三次。”

画外传来钟可坚的声音：“带我去好不好？”

阿满微笑地：“你？想去跳舞？”

上边阳台。

钟可坚“嘘”了一声：“别瞎嚷嚷！叫我那口子听见就麻烦了！”

下边阳台。

阿满：“嫂子不在家？”

上边阳台。

钟可坚：“她去参加业余举重训练去了。喂！阿满，我

打算找点外快，给舞会上的女同志化淡妆；化一个，收费五角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画外阿满的声音：“好嘛！化妆师做生意？你不怕——”

钟可坚理直气壮地：“怕什么？广开财路，致富光荣！不瞒你说，要不是我家母老虎管得紧，我早停薪留职做买卖去了。”他说着回回身，愣住。

她所谓的“母老虎”——牛亦兰提着尼龙网袋，袋里放着一颗黄牙菜，她正气虎虎地站在那儿瞪着钟可坚。

钟可坚好象忽然矮了一些，他笑了笑。

牛亦兰没有笑的意思。她长得不凶，几乎挺美，脸孔清秀，轮廓分明，身材丰满，就是虎背熊腰，一副运动员的架式。

钟可坚想解释，正要做个手势——

牛亦兰猛地把黄牙菜扔过来。

钟可坚接住，急忙笑着说：“我洗菜去。”匆匆走出阳台。

楼下阳台。

阿满还以为上边是钟可坚，滔滔不绝地说着：“老钟啊！这些日子我都闹糊涂了，不少人弃官经商，不务正业；张口发财，闭口致富，到底这是一股子什么风？你见多识广，给我开导开导，好在你家的母老虎不在，你说说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上边阳台。

牛亦兰越听越气，顺手把漏了的喷壶拿起，把水倒了下去。

楼下阳台。

阿满被倒了一头。

阿满：“老钟，你——”他一仰脸。

牛亦兰从栏杆外伸头，厉声：“洗洗耳朵吧！”

阿满吓得“哇”地一声跑入房内。

二

营业性的舞会。

一双双欢快的舞伴，正在舞池旋转。

简单的小乐队中，阿满在吹黑管。

舞伴们尽情地跳，似乎没有停歇的意思。

一位娇美的歌唱演员在唱流行歌曲。

舞伴们美滋滋地跳着。

歌声停。

小乐队里的阿满好容易喘过一口气。

人们鼓掌。

娇美的歌唱演员用港味说话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人们又鼓掌。

娇美的歌唱演员又用更加足的港味说话：“我再为大家贡献一首，名叫《我爱得你发狂》。”

人们哄然。

乐队演奏，阿满不屑地撇了撇嘴，没有参加演奏，打鼓的敲他肩头一下，阿满硬着头皮又吹将起来。

软软的歌声。

人们起舞。

娇美的歌唱演员在拉长音。

阿满在吹长音，人已坐得有些倾斜。

靠门口不远处。

钟可坚帮一个女青年化淡妆。旁边有几个姑娘围着，都不以为然。

姑娘们：“哎哟！好难看！”

钟可坚抬头，皱起眉毛：“啊？难看？”

被化妆的女青年站起：“我不化了，我不化了！”和几个姑娘跑了。

钟可坚气得怔住。

跳舞的人们喜笑颜开。

阿满实在吹不动了，在使最后的力气。

娇美的歌唱演员还在拉长音……

阿满一歪，倒了下去。

没有人惊讶，舞会照常进行。

不过阿满也没晕倒，到一旁喘粗气。

一位主持舞会的胖子跑过来。

胖子指责地：“你怎么不吹了。”

阿满喘着：“我吹不动了。”

胖子：“要吹呀！大家正在兴致勃勃的时候，我们一晚上付给你劳务费五元呢！”

阿满：“我给你六元，你吹吹看。”

胖子噎住：“我？——”

阿满：“我不干了。”拿起黑管欲走。

胖子：“等等，你吹了一半，给你两块五毛。”掏钱给阿满。

阿满推开，说：“不要了，贡献给你发奖金吧！”

胖子：“嗯——”悻悻然走开。

舞池里。

小崔——一个烫了长发的时髦小伙子，他跳得特别起

劲。

音乐终于停了。

男女青年暂时散开，有坐有站，有的围堆聊天。

小崔走近阿满。

小崔：“阿满，还认识我吗？”

阿满端详了一阵，想起：“哦！你跟我学过吹黑管，叫——”

小崔：“小崔。是崔，可不是吹。”

阿满：“你还在味鲜楼当厨师？”

小崔：“请了长假，我自己开了个小酒楼，不客气说，我每天的钱，等于你一个月的工资。”

阿满傻了傻：“真的？”

小崔：“别开剧团了！演出没人看，闲着白吃饭，跟兄弟做生意去吧？”

阿满：“做生意？”

钟可坚伸头过来：“好事！我正愁着做生意没有路呢？”

小崔一拍即合，大声地：“好！这位是——”

“钟可坚，我小时候的同学，现在剧团搞化妆。”

小崔：“嗯，行！我看得出来，老钟能做生意。”

钟可坚：“嘿嘿，请多关照。”

小崔眉飞色舞地：“二位，我正好有一笔生意，保你们一本万利，非发财不可！”

阿满搔搔头：“别说了，我还是回家吹我的黑管吧！”
走开。

小崔：“麻绳提豆腐！”

钟可坚招呼：“阿满！阿满！”

突起音乐。

阿满和钟可坚都被男女舞伴们推来揉去，阿满的黑管盒子被挤掉在地，他正要弯腰去捡，被跳舞的人们撞得东倒西歪，钟可坚踩了一位女性的脚，尖声叫唤起来，两人都很狼狈……

三

剧场门前。

门庭冷落，行人稀疏。广告醒目，但观者寥寥。

售票窗口，无人问津，有两个顽童打陀螺。

剧场后台。

阿满提着黑管盒走进后台，走过服装间门口，门开一缝，娇美的歌唱演员伸头出来。

娇美的歌唱演员：“阿满，来一下。”

阿满愣了愣，进门。

四

服装间内。

阿满走进。

娇美的歌唱演员正在试服装，穿了一件袒胸上衣，她作了个姿态问：“你看我今晚上台穿这件好不好？”

阿满看了看：“这个……”

娇美的歌唱演员：“为了卖座，要不我再换一件更开放的。”

阿满：“别换了！就这件已经够吓人的了。”

娇美的歌唱演员不悦：“吓谁？保守、死板、落后！什么年代啦？巴不得把我用老太婆的裹脚布包起来！”说着气鼓鼓地扯上衣——

阿满吓得转身出去。

五

服装间外。

阿满逃出门，正遇钟可坚提着化妆包走来。

钟可坚：“阿满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阿满：“快开演了吧？”

钟可坚：“不演了！”

阿满：“怎么？”

钟可坚：“才卖了三十几张票，剧场的电费都得赔进去，只好停演。”

阿满愣了愣。

钟可坚：“古老剧种地方剧团更惨，不单演出没人看，昨天把剧院改展览馆，展览长沙马王堆古尸。”

阿满一怔：“蛮吓人的。”

钟可坚：“据说想要演出卖座，唱歌的要连喊带叫，满地打滚，叫霹雳派。团里有人打算自愿组织这样一个小分队，咱俩参加吧，能赚大钱。”

阿满瞪他一眼，无神地：“我情愿把黑管当柴火烧了，也决不参加这种小分队！”

钟可坚善意地指责说：“你真是木头脑袋！”

阿满看看手上的黑管盒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脑袋是肉做的，黑管倒是木头做的。”

钟可坚：“阿满！暂时放一放你的黑管吧！小崔说有一笔赚钱的生意，今晚上到他酒楼洽谈。”

阿满：“除了黑管我没兴趣！”

钟可坚：“没兴趣也得去，就当是陪陪我。”

服装间打开，娇美的歌唱演员走出，她一见阿满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地瞪了阿满一眼说：“我们组织霹雳派小分队决不要你！”说着扬长而去。

阿满笑着点头：“谢谢！”

远处有人声：“陈阿满！早晨钟表店你舅舅来电话，叫你明天在家等他，有要紧事！”

阿满应声：“哦！谢谢你。”

钟可坚：“看，你舅舅又帮你找对象啦！没钱怎么成家呀？甭犹豫了。晚上到小崔的酒楼喝酒去！”

六

酒楼上。

又挤又窄的“雅座”，墙上贴着美人头画，放着流行歌曲。小崔陪阿满、钟可坚喝酒。

小崔热情地：“喝！难得的机会！”

阿满推却地：“我不会，一喝准醉。”

钟可坚：“只喝一杯。”

阿满：“一口都不行。”

小崔：“阿满，你今天要是不喝，不客气说，我从这酒楼上跳下去。”

钟可坚：“瞧瞧人家小崔的诚意！喝！”

阿满无奈，举杯喝了一大口。

小崔：“好！我这人最讲义气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不客气说，今天我毫无保留，向你们二位传经送宝。做生意没什么窍门儿，只要灵通二字，头脑灵通，信息灵通，关系灵通，一通百通。”

钟可坚感动：“好极了！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来，干一杯！”

三人喝酒。

阿满眼睛发直。

小崔从里拿出一顶小礼帽过来。

小崔：“瞧瞧！就这顶帽子，能让你们发财！我在上海商店买的时候，人山人海，不到一个钟头，帽子一抢而空。这说明，群众生活提高，对衣著打扮包括鞋子帽子的需要，一天一天增长，特别是新花样，新款式、新包装、新潮流……”

阿满舌头有点硬，吭哧地：“他，他兼帽子商店推销员？”

钟可坚听得入神，制止地：“你别打岔！”

小崔：“建议你们开一个帽子公司，专做这种小礼帽，我可以给你们联系一大批麦尔登呢料，不用你们花本钱，赚了利润再还账。你们马上找剧团搞服装的，手巧心细的家属们来日夜加工，成批生产，保证你们的帽子一投放市场就抢购一空。不客气说，非发财不可！”

钟可坚大为兴奋：“你说的能使人陶醉！”

阿满欲呕，急忙说：“我要吐！”

小崔与钟可坚紧张地起身照顾阿满。